

新世纪以来 西方新社会运动研究

XINSHIJI YILAI XIFANG XINSHEHUI YUNDONG YANJIU

刘颖 ◎ 著



人 大 出 版 社

新世纪以来 西方新社会运动研究

XINSHIJI YILAI XIFANG XINSHEHUI YUNDONG YANJIU

刘颖 ◎ 著

责任编辑：邵永忠

封面设计：黄桂月

责任校对：吕 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世纪以来西方新社会运动研究 / 刘颖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2

ISBN 978 - 7 - 01 - 018588 - 0

I . ①新… II . ①刘… III . ①社会运动—研究—西方国家—21世纪

IV . ①D5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85435 号

新世纪以来西方新社会运动研究

XINSHIJI YILAI XIFANG XINSHEHUI YUNDONG YANJIU

刘 颖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8 年 2 月第 1 版 2018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7.5

字数：300 千字

ISBN 978 - 7 - 01 - 018588 - 0 定价：4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西方新社会运动及其发展历程	29
第一节 西方新社会运动及其特点	29
一、西方新社会运动的多角度理解	30
二、西方新社会运动的多重成因	40
三、新社会运动的多元特点	51
第二节 西方新社会运动跨世纪的发展历程	58
一、20世纪西方新社会运动的曲折发展	59
二、21世纪西方新社会运动的新发展	71
第二章 21世纪新社会运动“实质理论”模式的构建	75
第一节 20世纪西方新社会运动理论模式	75
一、社会结构与危机论	77
二、后物质主义理论	80
三、资源动员理论	84
四、政治过程理论	92
五、社会建构与文化理论	96
第二节 “实质理论”：21世纪新社会运动分析新模式	102

第三章 “实质理论”模式下全球正义运动的产生机制	106
第一节 21世纪以来全球正义运动的发展	108
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的全球正义运动	108
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全球正义运动	121
第二节 全球正义运动的双层外部政治机会	133
一、全球正义运动的国际政治机会	133
二、全球正义运动的国内政治机会	143
第三节 全球正义运动的多元内部动员机制	161
一、参与主体动员	161
二、议题动员	170
三、行动动员	176
四、组织动员	189
第四章 “实质理论”模式下全球正义运动的效应机制	195
第一节 新世纪全球正义运动的特点	196
一、运动主体由“异质化”向“同质化”转变	197
二、运动诉求由“非政治性”转向“政治性”	204
三、行动方式由“双线运动”转向“多元化运动”	207
四、运动组织方式倾向于“扁平化”与“碎分化”	212
第二节 新世纪全球正义运动的影响	214
一、全球正义运动的传记影响	216
二、全球正义运动的政策影响	225
三、全球正义运动的制度影响	226
第三节 全球正义运动中的问题及发展趋势	231
一、全球正义运动中存在的问题	231
二、全球正义运动的发展趋势	239
第五章 21世纪西方新社会运动理论的发展动向	242
第一节 21世纪新社会运动理论发展的动因	242

一、新社会运动自身实践的发展变化.....	242
二、不同学科研究的交融互动与科学逻辑的发展	247
三、西方社会时代精神变化的推动	248
第二节 21 世纪新社会运动理论的发展走向	250
 参考文献	255
后 记	275

绪 论

新世纪以来，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社会见证了抗议运动一个新周期的出现，其中既有有组织地通过互联网而开展的大规模可见性的全球性抗议事件，也有基于本地组织平台而形成的具有国家倾向或地区倾向的国内抗议事件。如世纪之初比较活跃的反全球化运动；源于美国并蔓延至全球的“占领”运动；中东与阿拉伯国家爆发的“阿拉伯之春”；危机爆发后欧洲国家和地区爆发的一系列以青年为主体的反秩序、反权威和反道德的城市骚乱运动以及反对政府削减社会福利的抗议示威游行；等等。从政治光谱上看，这些抗议运动可谓色彩斑斓，虽非全部都能彰显出其反对新自由资本主义的积极意蕴。但应该承认，它们都不同程度地体现出了社会抗议的政治向度和文化向度。抗议运动在不同层面上对以美国为主导的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和民主提出了挑战，不仅暴露出新自由主义政治体制的封闭、僵硬与专断，而且彰显了民众对构建另一个更加公正、公平、开放、和谐的世界秩序的诉求与渴望。就这一层面而言，这些抗议运动可被统称为“全球正义运动”。

从新世纪以来西方抗议运动的实践来看，20世纪西方国家爆发的新社会运动以及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抗议运动均可作为21世纪以来西方国家全球正义运动、反缩减运动等一系列运动的先驱。^①因此，近十多年来西方国家所掀起的抗议运动浪潮导致了“新—新社会运动”或“后—新社会运动”这种新运动类型的出现。在这种政治生态环境下，对新世纪以来的西方新社会

^① Cristian Flesher Fominaya and Laurence Cox, *Understanding European Movements: New Social Movements, Global Justice Struggles, Anti-austerity Protes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运动，尤其是对全球正义运动进行实践上的梳理与理论上的分析，不仅有助于更深刻地认识当前西方新社会运动的本质以及所产生的实质影响，而且对于理解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危机的本质与根源具有重要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及意义

近几年国际社会爆发的抗议运动，在国际层面与国内层面均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国际层面看，抗议运动挑战了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从国家层面看，抗议运动改变了各国的社会政治生态。本书并非是对西方社会中的抗议运动笼统地进行描述与梳理，而是注重对新世纪以来的西方新社会运动，尤其是对那些追求全球正义、谋求全球协调发展并具有左翼激进色彩的社会抗议运动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在此，“西方”这一概念可以从地域、政治与文化三个角度进行理解。从地域意义上讲，西方主要指位于地球西半球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从政治意义上讲，西方主要指与社会主义国家相对应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英美和西欧等主要国家被囊括其中。从文化意义上讲，西方主要指奉行资本主义的价值观或受西方新自由资本主义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严重影响的国家与地区。因此，本书所指称的“西方”是一个含义十分宽泛的概念，它不仅指欧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而且还包括了与社会主义制度不同，同时又饱受西方国家推行的新自由资本主义危害的一些国家与地区，如中东、北非、西亚等地区。

就“新社会运动”而言，本书主要指新社会运动的两种主要形态：理论形态与实践形态。从理论形态上看，新社会运动特指欧美国家学者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所倡导的一种完全不同于根植于从经济学进行解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现代化理论的阐释模式。从实践形态上看，主要指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在西方国家兴起的一系列在运动主体、运动议题、抗议形式以及组织方式等方面与传统劳工运动有明显区别的群众抗议运动的总称。

目前，虽然学术界对“新社会运动”这一概念中的“新”有不同的理解，但是真正“全新的”新社会运动是不存在的，新世纪的西方新社会运动也是如此。作为“新—新社会运动”或“后—新社会运动”面孔出现的西方新社会运动的发展新形式——全球正义运动，是西方社会多种“进步的社会

运动”的总称。作为进步性的社会运动，它们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不满，追求社会进步。^①从运动的内在机制上看，毫无疑问，它们是“新”的，但并非“全新”：一方面，全球正义运动把20世纪的新社会运动看作是自己的先驱，在运动的内在构成要素方面突出其“新”的特征；另一方面，在抗议过程中，全球正义运动并不是一种社会运动类型，而是由包括学生运动、妇女运动、环境运动、反全球化运动、工人运动等多种运动广泛参与组合而形成的运动联盟，其中工人运动的加盟使它们根本不能完全割裂与传统劳工运动的关系。

因此，针对新世纪以来西方新社会运动抗议实践活动中所表现出的这种“新与旧”的张力与统一，无论是从理论层面对其实践活动进行解读，还是从实践层面对其运动发展与演变进行梳理，无疑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就理论层面而言，对新世纪以来的西方新社会运动进行研究，其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有利于验证20世纪西方新社会运动理论模式的解读力。

自20世纪60年代末西方新社会运动兴起以来，欧美社会运动研究者就围绕着“新社会运动为何产生”以及“新社会运动如何动员发展”两个关键问题提出了众多不同于传统社会运动理论的解读模式，这些理论模式主要涉及三个解释向度：一是社会结构理论；二是资源动员理论；三是文化框架建构理论。其中社会结构理论更多地形成发展于西欧，其核心观点是：社会结构的分裂导致了不同阶级/阶层之间的利益/收益差距过大，结果是一个社会弱势阶层的现实痛苦或受剥夺感的形成，导致与社会其他阶层之间的抗争，最终引发社会运动。资源动员理论与文化框架建构理论形成发展于北美。其中，资源动员理论认为，社会弱势群体的不满或怨恨情绪并不能自发地产生社会运动，只有具备充足的资源，尤其是得到社会精英或运动组织等坚实后盾的支持，社会弱势群体的不满才能形成有效的社会动员，并实现社会与政治抗议的目标。而文化建构理论认为，除了现实的社会痛苦和不满，少数社会精英的积极组织，社会运动及其动员的实现还需一种以适当价值理念为框架或建构的“包装形式”。也就是说，只有那些被精巧设计、阐释和赋予文化

^① 张顺洪等：《西方新社会运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6页。

价值内涵的社会运动倡议才能获得广泛和积极的大众动员效果。^① 不可否认，这些理论模式在 20 世纪 80 年代已经基本成型，并显示了其对西方新社会运动的阐释力。但时过境迁，新世纪的西方新社会运动与 20 世纪的抗议运动相比，虽然有前后相继的承接关系，但无论是从爆发的社会政治环境上看，还是就运动的内部构成要素而言，均呈现出明显的不同。那么，既有的新社会运动理论模式是否仍然能够给出充分深入且符合事实的解读？在这种情况下，运用新世纪西方新社会运动的最新实践发展去验证既有理论模式的解读能力，无疑是最好的证明手段与解决路径。

第二，有利于推动社会运动理论不断地创新发展。

自从民主国家产生以来，社会运动的实践活动就没有停止过，与此相应，对社会运动的研究与探讨也就从来未终止过。由于认识的起点不同、问题取向不同、思考的角度有别以及表述风格的差异，欧美学者对社会运动的发展脉络与关注点并不相同。

美国学者普遍倾向于把社会运动研究的源头追溯到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于 1897 年出版的《乌合之众：一个关于大众心理的研究》^②一书。以此为起点，美国学者相继提出了聚众理论、集体行为理论、资源动员理论、政治过程理论和框架建构理论。^③ 西欧的社会运动研究深受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劳动理论影响，在 1968 年法国学生抗议运动之前，西欧学术界对社会运动的研究仍然是以阶级斗争的分化来理解社会运动，认为社会运动是阶级斗争的表现。但在 1968 年之后，尤其是 1980 年意大利社会学家

^① 刘颖：《新社会运动理论视角下的反全球化运动》，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序，第 3 页。

^② Gustave Le Bon, *The Crowd: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 London: T. F. Unwin, 1897; [法] 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 年版。

^③ Herbert Blumer, “Collective Behavior”, in A. M. Lee, *Principles of Sociology*, New York: Barnes and Noble, 1969, pp. 67 – 121; John D. McCarthy and Mayer Zald, *The Trend of Social Movements in America: Professionalization and Resource Mobilization*, Morristown: General Learning Press, 1973; John D. McCarthy and Mayer Zald, “Resource Mobilization and Social Movements: A Partial Theor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82, No. 6, May 1977, pp. 1212 – 1241; Peter Eisinger, “The Conditions of Protest Behavior in American Citi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67, No. 1, 1973, pp. 11 – 28; Hank Johnston and Bert Klandermans, *Social Movement and Culture*, Minneapolis ·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5.

阿尔伯特·梅卢西（Alberto Melucci）正式提出“新社会运动”这一概念之后，^① 欧洲学者对社会运动的研究就进入了“新社会运动论”的阶段。

由此可以看出，欧美学者对社会运动的研究是并行发展的，但二者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欧美学者通过不断举办学术会议展开交流，试图消弭两大传统之间的差异与鸿沟，但并未能真正如愿。新世纪以来，在反对新自由资本主义大政治框架下出现的各种西方新社会运动类型的抗议浪潮，在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助推下，不同国家、不同地区所爆发的具体新社会运动，在运动主体、运动方式、组织形式等内在构成要素方面呈现出诸多相同的新现象或新特点，这些特点的出现不仅有利于欧美学者完善各自既有的理论内容，更新传统的理论研究方法，拓展理论研究的视角，也有助于欧美两大社会运动研究传统的相互融汇，共同推进西方新社会运动理论整体上的创新发展。

就实践层面而言，对新世纪以来的西方新社会运动进行研究，其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有利于更清晰地理解当前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及其发展前景，增强对当今资本主义本质的认识。

众所周知，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漫漫长河中，资本主义作为封建主义的对立面曾经发挥了推动历史进步的重要作用。但是，从经济学意义上讲，资本是能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从而决定了资本的本质是无止境地追求利润和剩余价值。资本主义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直至今天的新自由资本主义，虽然形式上发生了某些变化，但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本质并没有根本变化。20世纪末21世纪初，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频繁爆发的经济危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资本逻辑无节制运行的必然结果。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失业率大幅度上升，特别是年轻人的失业数量普遍较高，广大低收入阶层面临沉重的生活压力，国内社会矛盾非常尖锐，人民对政府的不作为或作为不力表现出极度的怨恨与不满。对此，英国共产党总书记罗伯特·格里菲斯

^① Alberto Melucci, “The New Social Movements: A Theoretical Approach”,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Vol. 19, No. 2, 1980, pp. 199–226.

(Robert Griffiths) 认为：“这次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中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① 面对危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虽然也在经济和社会政策方面做出了重大调整，但是只要引起资本主义弊端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依然存在，资本主义危机就不可能根除。近几年来，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以及饱受新自由主义经济和政策危害的西亚、中东、北非、拉美等国家与地区爆发的一系列群众抗议运动，不仅充分暴露了当今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弊端，也深刻反映出民众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存在状态的极度不满与质疑，更让人们认识到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不仅是当今社会的头号恐怖分子，也是整个人类面临的重大威胁。在抗议过程中，运动参与者喊出“资本主义应被某种更好的东西取代”“我们心中的新世界是与时俱进的”以及“革命已经开始”等口号，真实地表达了人们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渴望和向往。当然，这种理想社会在资本主义制度内是不可能实现的，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唯一的选择。就此而言，选择新世纪以来的西方新社会运动进行研究，有助于更深刻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和发展前景，增强社会主义制度必将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的信心与决心。

第二，有助于了解新世纪以来西方社会的抗争政治，尤其是社会运动的活动现状，进而增强对西方“底层政治”民主活动的认识与理解。

就字面意思而言，“抗争”即反抗与斗争，“抗争政治”即意味反抗与斗争暗含着政治性质，其主要指向集体利益和政治权力的表述，是公民社会民主政治参与的体现。因此，抗争与政治发展紧密联系，它不仅意味着权利的维护，而且还是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标志。在西方国家，抗争政治主要指 20 世纪 60 年代末以来在欧美国家兴起的各种群众抗议运动的总称。其中既包括社会运动，也包括各种形式的集体行为和革命活动。就社会运动而言，在抗争的过程中，运动参与者多是为了改变自己或所属群体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的某些方面而进行斗争，其中既有围绕国家合法性的运动话语，也有要求实现利益表达的权利诉求话语。因此，社会运动不仅蕴含着强烈的“政治性”，而且也包含着强烈的权利政治民主化的内涵。在 20 世纪后半期，西方社会运

^① 张新宁：《“占领华尔街”运动与资本主义制度危机——国外学者的视角》，《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2 年第 8 期；闻言实：《外国有关人士对国际经济危机和新自由主义的评述与反思（四）》，《中华魂》2012 年第 6 期。

动的抗争主要表现为以中产阶级为主导的利益表达与认同表达。但是在21世纪初期，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一部分中产阶级的生活陷入困境，逐渐由社会的中间层阶级向社会下层滑落，成为社会的底层分子。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尤其是那些作为现存资本主义制度牺牲品的年轻人，他们在经济上就业低迷、政治上发声无力、文化上认同困惑等多重因素的推动下，选择走上街头，以大众抗议的形式对传统的政治与经济安排发出了抗争和不满。

与之前的社会运动不同，这些底层社会的抗议运动表现出一些新的特质。尤为引人注意的是，这些运动不仅没有特定的纲领和目标，也没有特定的发起者，更没有组织者和领导者。但是，借助互联网的力量，一旦形势有利，运动却会在短时期内爆发并形成蔓延之势。倘若形势不利，参与者则会很快分散。尽管来去匆匆，这些来自底层社会的抗议却有可能对有关政治当局或其推行的政策带来致命的打击。正因为此，新世纪以来在西方国家所爆发的一系列社会抗议运动，可被看作是一种新的社会革命模式的出现——“底层政治”(infra-politics)的崛起。

“底层政治”是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与印度底层研究学派共同发现的。斯科特把世界中“沉默的大多数”的日常抵抗作为研究对象，在对农民抗争的研究过程中，他发现作为底层的群体，他们的反抗具有其独特性，有着与公开政治不同的隐藏文本下的秘密政治——底层政治，并认为“底层政治”是秘密的、无组织的、欺骗性的、没有公开行动的。印度底层研究(又称“庶民研究”)学派，以印度著名历史学家拉马昌德拉·古哈(Ramachandra Guha)以及印度最重要的批判知识分子帕萨·查特杰(Partha Chatterjee)为代表，他们以大部分世界的公开政治作为研究对象，拒绝对本民族历史的“西方式解读”，执意要重新书写本民族的历史，去书写与西方“公民社会”不同的“政治社会”。在他们眼里，“政治社会”则是一种公共的、公开的政治，是对精英主导的公开政治的重写。^①不可否认，斯科特与印度底层研究学派对“底层政治”的两种理解，与当今西方社会中的底层抗争有很大

^① 陈锋：《从抗争政治、底层政治到非抗争政治——农民上访研究视角的检视、反思与拓展》，《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徐小涵：《两种“反抗史”的书写——斯科特和底层研究学派的对比评述》，《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1期。

的不同，但是他们却为准确而完整地理解西方底层群众的抗争提供了思考路径，即从社会运动抗争的角度增强对西方“底层政治”民主活动的认识与理解。本书对新世纪以来西方新社会运动内部动员机制的研究，正是立足于“底层政治”的角度，对运动的主体动员、议题动员、行动动员、组织动员等进行剖析，从而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西方底层民众民主政治参与的活动状况。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一）国外研究现状

新世纪以来，西方社会群众抗议运动浪潮不断，它不仅对新自由资本主义的国际体制提出了挑战，而且也极大地影响了西方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态。运动的规模及其所产生的效应不仅吸引了全世界民众的眼球，而且也成为西方不同学科、不同研究领域学者关注的焦点。多数学者把这些抗议运动界定为“新政治”现象，他们或从运动理论角度对抗议运动进行解读，或从实践层面对运动的发展状况进行梳理。就目前而言，西方学者对新世纪以来的西方抗议运动，尤其是具有左翼性质的、被界定为“新社会运动”的抗议运动研究主要集中于两大方面：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

1. 针对西方新社会运动的理论研究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伴随着西方新社会运动抗议活动的兴起与蓬勃发展，西方众多学者立足于本学科的视角，从理论层面针对西方新社会运动的产生与发展进行了不同的解读，提出了不同的理论阐释模式。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先后出现了欧洲的新社会运动理论、美国的资源动员理论以及政治过程理论，这些理论立足宏观的社会政治背景、中观的组织基础甚至是微观的价值观转变，对西方新社会运动“为什么”产生以及“如何”发展等进行了比较充分的、既切合实际又令人信服的解读。进入 90 年代，社会建构理论的提出成为西方新社会运动理论研究中的一个新亮点，抗议议题的框架化

与战略建构成为西方学者对新社会运动进行解释的主要关注点。^① 不可否认，上述各种理论模式在对西方新社会运动进行解读时，由于立足点的限制，均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与不足，但并没有影响到它们在西方新社会运动理论研究中的主导性地位，时至今日，学者们仍然较多地在运用这些理论对类似于“新社会运动”类型的左翼运动进行解读。尽管如此，但新世纪的西方新社会运动已不同于 20 世纪后半期西方社会所爆发的新社会运动抗议，因此，针对西方新社会运动的理论研究也有了新的变化。

概括而言，新世纪以来，有关西方新社会运动的理论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对 20 世纪各种新社会运动理论模式的再阐释。

鉴于 20 世纪的各种新社会运动理论模式仍为新世纪社会抗议运动提供理论解读的事实，西方一些学者仍专注于对各种理论模式的阐述与分析。如戴维·威斯特（David West）在所著的《全球政治中的社会运动》一书中专设一章对既存的社会运动理论进行分析，不仅从规范、正式的方法，即理论方法转变的角度对社会运动理论的发展进行分析，而且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探讨了新社会运动理论的演进，指出社会运动理论已经发展到对运动进行实质解释的阶段。^② 与此同时，一些学者也对新社会运动理论与其他社会理论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如克里斯坦·弗雷舍·福米娜亚（Cristian Flesher Fominaya）与劳伦斯·库克斯（Laurence Cox）在《欧洲社会运动和社会理论：一个丰富的叙述》一文中认为，从系统论的角度看，欧洲的社会理论应包含社会运动及其相关理论，并指出新社会运动理论不是一个神话，而是学术历史的重要部

^① Hanspeter Kriesi, Ruud Koopmans, Jan Willem Duyvendak and Maraco G. Giug, *New Social Movements in West Europ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Minneapolis: Minnesota University Press, 1995; Sidney Tarrow, *Power in Movement: Social Movements and Contentious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Doug McAdam, John D. McCarthy and Mayer N. Zal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ovements: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Mobilizing Structures, and Cultural Framing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② David West, *Social Movements in Global Politic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3.

分，其标准已在欧洲传统话语中得到复制。^① 格兰德·F. 戴维斯（Gerald F. Davis）与道格·麦克亚当（Doug McAdam）等人在《社会运动与组织理论》一书中认为，组织理论与社会运动理论是社会科学中两个最活跃的领域。在具体的活动中，组织与社会运动存在一些共同的机制，而社会变化以及社会理论的发展将促使组织与社会运动出现聚合现象。^②

第二，拓展解读 21 世纪新社会运动的新理论视角。

鉴于新世纪以来西方新社会运动抗议活动在内部构成要素方面所表现出的一系列新特点，不少学者认为既有的新社会运动理论对新社会运动抗议事件进行解读存在欠缺，需要做出调整。因此，他们努力尝试用新的理论视角去解读 21 世纪的新社会运动。例如，在世纪之初，弗兰克斯卡·普拉特（Francesca Polletta）与詹姆斯·M. 扎斯珀（James M. Jasper）在《集体身份与社会运动》一文中指出，集体身份是解读传统社会运动与新社会运动最好的视角，它在解释社会运动的出现、发展以及影响等方面可以弥补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进程理论之间的不足与缺欠。原因在于：集体身份可以作为结构性兴趣的替代物来解释人们参与运动的诉求；集体身份可以作为选择性激励的替代物来解释人们为什么参与运动；集体身份可以作为工具理性的替代物来解释活动者在运动过程中选择何种运动战术；集体身份作为结构改革的替代物可用来评价运动的影响。^③ 同时，詹姆斯·M. 扎斯珀还认为，在新的千年里，随着历史的变化、异常的积累、对方法中心隐喻的偏爱以及曾经兴奋的消失，这些主流理论模式的解释力已经达到极限，因此，应该用行为取向的理论来代替结构取向的理论。他指出：当今社会运动理论最有效的办法是避免大的理论，聚焦于小的理论，而明确的但又是现实的行为理论将对我们

^① Laurence Cox and Cristian Flesher Fominaya, “European Social Movements and Social Theory: A Richer Narrative”, in Cristian Flesher Fominaya and Laurence Cox, *Understanding European Movements: New Social Movements, Global Justice Struggles, Anti – austerity Protes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pp. 7 – 29.

^② Gerald F. Davis, Doug McAdam, W. Richard Scott and Mayer N. Zald, *Social Movements and Organization Theo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③ Francesca Polletta and James M. Jasper, “Collective Identity and Social Movement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27, August 2001, pp. 283 – 305.

解读 21 世纪的社会运动有很大帮助。^①当然，为了更好地解释当今世界社会运动抗议的全球化、个体化—多样化以及虚拟化等相关特点，也有学者借鉴经济学科的“需求—供应”理论，尝试从经济学的角度对社会运动的动员及其发展进行分析解读。这方面做出重要贡献的是杰克奎林恩·范·斯特克林伯格（Jacquelien van Stekelenburg）、库恩尼·罗格班德（Conny Roggeband）和波特·克兰德曼斯（Bert Klandermans）等学者。他们在《社会运动研究的未来：动力、机制与进程》一书中明确指出，就社会运动需求的机制而言，不满与身份是运动的需求方面，就社会运动的供应机制而言，主要包括组织和网络。二者关系是否协调直接影响到运动的动员及发展进程。^②

2. 针对西方新社会运动的实践研究

新世纪以来，西方新社会运动的实践活动可谓此起彼伏，丰富多彩。作为国际社会资本主义非制度性政治参与活动中一道独特的风景，它不仅牵动着世人的眼球，也促使来自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不同学科的学者去关注研究。就国外学者对新世纪西方新社会运动的实践研究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倾向于从全球、区域以及国家三个层面对西方新社会运动进行研究。

就全球层面而言，主要侧重于研究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背景下社会运动/跨国社会运动的动员特点及其影响。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当丰富，具体来看，又较多地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对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运动/跨国社会运动的实践活动进行分析。

2002 年，杰克·斯密斯（Jackie Smith）与汉克·约翰斯顿（Hank Johnston）在合著的《全球化与抵制：社会运动的跨国向度》一书中从全球化对社会运动的影响出发，分析了全球化背景下跨国社会运动的动员、扩散与建构

^① James M. Jasper, “Social Movement Theory Today: Toward a Theory of Action?”, *Sociology Compass*, Vol. 11, No. 4, 2010, pp. 965–976.

^② Jacquelien van Stekelenburg, Conny Roggeband, and Bert Klandermans, *The Future of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Dynamics, Mechanism, and Process*, Minneapolis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3.